

大党铸魂应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徐华亮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安排。日前，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建军研究员主编的《党内政治文化怎么看怎么办》再版发行。通读该著，不难发现，这是一本理论性、权威性、针对性、可读性很强的理论读物，对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内政治文化的科学内涵、整体布局、战略意义、实践要求有极大的帮助。这本党建通俗理论读物可以说是大党铸魂之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概言之就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正本：政治站位可见高度。“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该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任务；党内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当前，开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最重要的

就是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衷心拥护“两个确立”，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清源：理论阐释可见厚度。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极其丰富、极具特色、极为重要的党内政治文化。该书从文化结构上，不仅阐释了政治文化是社会的政治象征、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等在人们精神领域的反映，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态度和价值取向，主要由政治物质文化、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精神文化等构成；而且分析了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信仰、思想、理念和精神的深刻反映。比如，该书阐述党内政治文化是党性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时，就明确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这一重要体现主要在三个方面：党内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中体现党性，与政治生态、政治生

活相辅相成；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物质文化、政治制度文化、政治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

守正：文化发展可见温度。“党内政治文化‘日用而不觉’，潜移默化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书中讲述的先进典型故事，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习近平，还是从陈觉、赵云霄到方志敏、徐特立、伍若兰、左权、张思德等再到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无数党员干部，都充分展现了一种党内政治文化的“温度”。透过这些时代潮流模范，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就是勇立时代潮头者，他们就是先进政治文化播火者，他们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集中体现者和新时代的模范引领者，一种从文化自觉中凸显出来

的坚强党性，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的初心使命。

创新：视角分析可见新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该书结合历史与现实，融合伟大建党精神及其精神谱系与党史上的时代模范先进事迹，基于从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基础、源头、主体、党性，以及如何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有效抵制封建腐朽文化消极影响，坚决排除商品交换原则负面侵蚀，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发展和丰富党内政治文化等新视角，阐释党内政治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到了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导的统一、历史借鉴与现实分析的统一、规律揭示与精神激励的统一。

简而言之，该书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和自觉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特别是它在举世瞩目、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出版，既是营造浓厚舆论环境，也是党建理论献礼之作。

诗画融通，美在生命中

——评王新《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田书博

由于迷恋速度、物欲，我们中的大多数，已卸下工具理性附加的“义肢”“面具”，宁愿被洪流裹挟，狂奔于技术网格，久不停歇。究竟从何时起，本应驻足静观的生命景致，开始在眼前失真、缭乱？又从何时起，一次次默许心智陷入滞钝、茫然？偶尔抬头，唯见日与月，古老、沉默、高悬，不时化作低垂之眼，无须费神就能锁定新晋欲望。

这景象，分明是感性的灾难。恰巧，不久前的一次课后游历，王新教授披露这样一层思想：当下正处于需要以身体为尺度，批判性反思虚拟现实的时代。过往，他每每强调“身体感”之于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的重要性。推及整个生活世界，守护着美好性灵的，又何尝不是健康、幸福的身体？

培养感性身心与人格，正需要美的熏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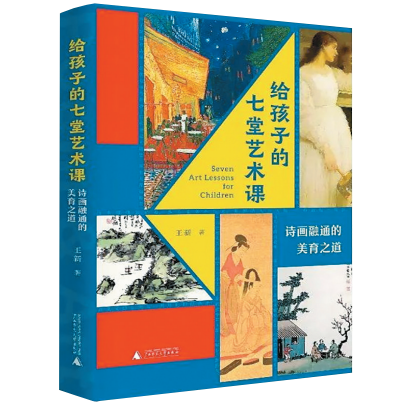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2 年 3 月版）是王新教授为女儿所写。都市生活电光石火，而人的成长，应耐心遵循其阶段性规律，慎浮浮躁。他期许女儿涵育一颗又美又好的心灵，体恤一草一木，与万物共呼吸，感受其中的鲜活、厚重和广阔。事实上，燃起万家灯火的每一对父母，纵使安享眼前的人造缤纷，但俯身拥向孩子时，心中最真切的愿望也大抵不过如此吧？

浸淫学术与艺术活动多年，王新教授

笃信，诗词与书画，是实施儿童美育最好的载体。有关诗画的融通与互涉，其 2012 年的著作《诗画乐的融通——多维视阈下的艺术研究》中有过细腻阐发，他将诗画的互文关系放置在“造型艺术的看、摸”的微观理论内来探讨，并由中国传统诗画的意象小宇宙，延伸至东西方艺术批评中的图文关系等命题，视角崭新。

与先前那部思想纵横、参变古今的学理性著作相比，这本全新的美育之书，以一腔亲和雅正的笔调，继续拓宽诗画融通的思维路路，行文有意削减淋漓意气，多添几分融融温润，反映出作者近十年来的生命体验转变。陪伴女儿成长，犹如揽镜自照，他反复向内审视：自己一路走来，顶有价值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其实，若读过王新教授那册记录乡土与艺术的风雅笔记《清水才华》，必定会明白，他心底始终惦念故园一端唐诗宋词和朴素乡土共生的纯澈世界。那里有雨打村窗，有花草柴门，还有红泥小火炉。在日后求学、执教生涯里，他遇见前辈先生的斯文和苍凉，也辗转在中西艺术的婉约与风流间，裂谷中品味微微，开阔处荡漾才情。他懂得：“艺术是诸文明中最风雅的部位，也是教养人格最浑厚华滋的土壤。”

正因为亲身走过路来，王新教授适时将目光转向感性素养教育，确实算作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学人“本能”。关键在于，只有冲破复杂而难以捉摸



的形而上学话语，情真意切地体贴人类审美心理结构，才可最大限度直叩美的品格和本性。

手捧此书，开篇“敏锐的感觉”，关注具身触角如何勾连艺术的感性世界与日常生活。这一篇章设置有其隐含的立场：教育中，不分语境地将艺术与非艺术领域强行划界，是刻板而教条的主张。要知道，艺术作品开启的审美愉悦过程，携带天然的超越感，广袤辐射到现实生存的各个角落，深刻塑造着人们的态度趣味、思维模式，甚至终极智性，关乎整个生命体运行质量。以此为起点，情感、思想、创造、生命底色几方面层层铺展，方能叠合成丰富、细腻的人格质地，明示读者：通过美育塑造健康、和谐的“全人”是如何可能的。这正是作者用心

构建的诗画融通、五位一体“金字塔”结构之旨趣所在，体系扎实，特色鲜明。

寥寥两指厚，它轻盈活泼，必定不该囿于书斋高处；它足够涵容广大，伴随书页翻动，古今中外的诗人、词人、画家便在前眼闲散地共聚一席，有来有往。且看吧——

杨万里的梅子芭蕉、波洛克的雾霭薰衣草，如何惹人口齿生津；

孟郊的慈母针脚、拉斐尔的圣母臂弯，怎样勾勒一念牵挂、一念庇佑；

……

原来，那些朗朗上口的诗句、家喻户晓的经典名画背后，都隐含着共通共感的内在潜质，如同生命的褶皱里蕴藏美的种子，关联“全人教育”的隐性进程，有待柔软之手去悉心延展。

感性教育指向终生受益，某种程度上讲，恰似钱穆所言的“人文修行”之与自然天道”共济，无形中增加了人生密度、拉长了生命体验。狭小个体与广大宇宙，逐渐融为一体，交织共舞，乃天地间的大感动。王新教授多年间持续着诗画融通、对话的探索，将儿童美育实践落在具体处，汇集于此，为我们提供了一门可行的路径。

跟随一位学者父亲文字的徐徐牵引，饱含深情的一幕浮现——悠远最深里，美在兴发；小生命稚拙地跃动，舒展，生长，如沐春风。

色彩斑斓的秦岭“野居图”

——贾平凹新作《秦岭记》读后

陈华文

当前很多小说，在人物刻画和故事讲述方面绞尽脑汁，但是对于自然场景的再现则轻描淡写，所以有人感叹，自然场景是什么时候在当代小说中退场的？淡化自然场景的描写，不仅是小说创作的遗憾，深层次讲就是自然认知的迷失。贾平凹的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 5 月版），其小说之名就开宗明义，将自然场景推到了叙事的前台，山川河流草木飞鸟走兽，成为小说文本的最大看点。重返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也是小说创作的新机遇和新路向。

从事文学创作已近 50 年的贾平凹，是从陕南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从小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他青少年生活的地域，也算是秦岭的一部分。他的创作中，对自然物有精彩细腻的表述，如《浮躁》《商州》《高老庄》《怀念狼》《古炉》《山本》《秦腔》等等。而《秦岭记》这部小说，是作家对自然的集中和深度的思考，是文学自然观的一次整体亮相。

《秦岭记》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秦岭中人与自然的近 60 个故事，其中有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灵，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还有万千沟坎褶皱里生动的物事、人事、史事。小说中，既写秦岭的天文地理、村落山民、鸟兽虫鱼，也写花草树木和人生之迹。阅读中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有《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其境界开阔深远、笔法摇曳多姿。

对于一位优秀的小家而言，创作中要充分

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和耽忧，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不难看出，作家对于秦岭的深情，藏在骨子里、流淌在血脉中。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贾平凹所写的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义上之秦岭南北，而中国大历史之重要事件，亦大多发生于此。在秦岭里行走，贾平凹能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他的笔端对准秦岭，既写自然的秦岭，也写人文的秦岭，有“双向奔赴”之感。自然的秦岭绿水青山、物产丰富，就是一座大型的宝藏。对自然秦岭的文学呈现，他当然不会直奔主题，更不会简单表达热爱之情，而是如数家珍，对秦岭万物进行“记录”。这种记录，是发挥文学与伦比的想象力，加之直面现实的反思精神。

《秦岭记》的每一行字，感觉都是有生机的、奔腾的，这样的小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快读，而是要安静下来慢慢品。小说开篇，写到秦岭有一条河流，河流一般是由西往东流淌，而这条河由东向西。倒流河边有一座白鸟山，山是一块整石形成，山上只生长楸树和模树。如此特殊的河和山，其实是为整部小说定调：秦岭的一切是不凡的，自然万物的各种故事在这里轮番上演。小说中写到，有一棵古银杏树，原本被老人照看得挺好的，可一个商人绞尽脑汁雇人砍掉，可是在运输途中，一系列离奇的遭遇让商人寒而不栗，他悟出一个道理：古树是不会说话，但也有生命的气场，糟蹋古树必遭天谴。小说中没有多余的感慨和议论，在叙事中表达一种质朴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万物其实就是生命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平衡若破坏了，就会遭到自然的惩戒。

《秦岭记》对于动物有精彩的描写。在

秦岭南坡，一个接一个的村落，质朴的山民一代又一代在此安居，这里常有各种动物出没。小说中对动物的描写，想象丰富、读来让人脑洞大开：“他面前是一只鹅，鹅在叫着自己的名字……一头猪前腿搭在圈墙上，‘哼哼唧唧’在笑。”拟人的手法，把动物写得惟妙惟肖，尽管显得夸张，但这山林的语境中恰到好处。在贾平凹的眼里，树也好、动物也罢，都通人性，都能和人交流。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人在自然万物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优越感，自然是万物物种中的一分子。

《秦岭记》呈现出的自然与人，就如同一个魔幻而传奇的万花筒：能懂懂人话的忠犬；高僧进入便会流出泉水的山洞；人抱着哭，叶子就会一起流泪的眼角树；可以进入别人梦境的小职员……小说中，类似这样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动物、植物比比皆是。在现实的自然世界里，自然万物看上去是平凡的、不足为奇的，而在贾平凹的笔下，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进场和退场，都自有安排。

《秦岭记》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稳健，充分彰显一位作家老到的文学内功。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是贾平凹的座右铭。“不论是人还是兽，是花木，是庄稼，为人就把人做好，为兽就把兽做好，为花木就开枝散叶，把花开艳，为庄稼就把苗种子长壮，尽量结出大粒，颗粒饱满。”这形象生动的比喻，值得所有作家去仔细揣摩。

贾平凹不是专门的自然科学作家，但是自然世界在《秦岭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若一个人不经常在自然中行走，对自然万物不够友善，就不会写出这样接地气、沾露珠的力作。笔者无意给贾平凹和这部小说贴上自然文学的标签，可是他书写自然的情怀和智慧，足以令人折服。

《作家教你写作文》出版



孙永庆著《作家教你写作文》日前由成都时代出版社（2021 年 11 月第 1 版）出版发行。书中集结了作者作为中学语文老师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和教学实践梳理出的关于阅读与写作的 35 个疑难问题，请全国各地著名作家进行解疑释惑。作家们依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阅读经历，对中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答，以小见大，循循善诱，深入解说，趣味盎然。书中答疑的趣味包括了茅盾文学大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作家以及教学名师如林非、张伟、鲁敏、丁立梅等。

郑千山

丰沛文学性的宏大叙事

——报告文学《独龙春风》读后感

贾绍俊

《独龙春风》是一部比较全面记述独龙族历史和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独龙族是一个很特别的少数民族，可能因为这种特别性，以往在当代文学中以独龙族为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多，不过最近几年，逐渐多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独龙春风》涌现出来。

《独龙春风》将两方面的内容都囊括进来了：一个是独龙族民族的变迁史，另一个就是独龙族脱贫攻坚的纪实，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独龙春风》在写法上非常有特点，作者是从外部进入内部的，这样的写法不是将介绍独龙族作为孤立对待，而是从独龙族变迁中看到整个国家历史变化的必然性和逻辑性，因此，这样的写法，更有利于展示独龙族民族变迁的历史意义，在这种写法上，就更能突出地体现作者的大历史观。作品上篇主要写独龙族的变迁，重点是将这种变迁放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大背景下来写。下篇主要写独龙族的脱贫，重点是放在近些年中央实施全国脱贫攻坚战略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写。

《独龙春风》在写法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以点代面，突出重点。为了表现独龙族的整体进步，专门提到了在各领域创造第一的独龙族人，显示出独龙族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并涌现出



有所作为的杰出人才。在讲述脱贫攻坚时，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精于选择，其中有一章写几位以命相搏的扶贫工作队员，即使写这些工作队员，也是集中写他们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突出独龙族帮扶工作的难度，让人们体会到独龙族脱贫的来之不易。

追求文学性，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因为具有文学性，也就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这部作品结构很宏大，要在 45 万左右的篇幅内，对一个民族整个历史变迁作出系统性的描述，可能容易写成一个很长的文献性的、工具书式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可能就缺乏可读性。但是，我觉得《独龙春风》两位作者克服了这样一个难题，既保持了作品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又使它具有可读性，同时又以丰沛的文学性，使得这部作品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两位作者一位是小说家，一位是诗人，虽然我不知道两位在写作时是怎么分工的，但是仍能够感受到小说家塑造人物的能力和诗人抒发情感的特长都在这部作品中有所体现。

这部作品是从外部向内部写，所以它对外部的书写是非常充分的，叙述力求全面，是一部能够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反映独龙族很好的纪实文学作品。

张爱玲不为人知的“流言”“传奇”

胡忠伟

2020 年是作家张爱玲诞辰 100 周年，海内外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也出版了许多“张学”著作。上海教授陈子善的《不为人知的张爱玲》（商务印书馆 2021 年 5 月初版）就是这方面的引人注目的力作。

陈子善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更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如果从 1985 年 12 月他开始写第一篇研究张爱玲的文章《〈传奇〉版本杂谈》算起，到 2020 年，他从事张爱玲研究已经整整 35 年了，其用心不可谓不专、用情不可谓不深。在本书《跋》中，陈子善写道：“这部书问世时，无情的时间已跨入了 2021 年。不过，书中所收的长短文字均作于 2020 年和 2020 年之前，因此，合为一帙，仍不妨视作对张爱玲诞辰 100 周年的一个纪念。”

陈子善研究张爱玲，其着力点和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对张爱玲文学史料发掘、考证、整理和阐释上，包括一段轶事、一篇逸文、一个笔名等等，这也是他研究现代文学所一贯坚持的路径和原则。本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不为人知的作品及其他”，展示了陈子善搜剔爬梳的非凡才力和独具只眼的学术眼光。这部分收入了有关张爱玲集外著译、生平行踪、著译版本和装帧、手稿和书信等方面的考订文字。从陈子善的细心考订中，我们知道了张爱玲“不为人知”的大事小情。比如她极少使用过的几个笔名：1950 年至 1952 年间，她在上海《亦报》副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署名“梁京”；1952 年 12 月香港中出版社出版版的译作《老人与海》（美国海明威著）时，署名笔名“范思平”；1946 年 6 月在上海《晨报》发表散文《不变的腿》时用过的笔名“世民”。这是目前考证出的张爱玲生前用过的绝无仅有的几个笔名。我们知道，张爱玲虽然很“讨厌”自己的本名，但她主张“出名要趁早”，不喜欢用笔名，所以“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以自己的真名发表了大量作品。

我们也从陈子善的考证文字中，领略了张爱玲杰出的翻译文学才华。除已知翻译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外，她还翻译过爱默生的《爱默生选集》（1953 年出版）、玛乔丽·劳林斯的长篇小说《小鹿》（1953 年出版）、欧文的《睡谷故事》（1955 年出版）、《美国诗选》（合译，1961 年出版，张爱玲负责其中爱默生和梭罗部分）等作品；她自己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分别以中英文撰写、翻译与出版，英译自己的小说《等》《桂花蒸阿小悲秋》《金锁记》等。其实，张爱玲非凡的翻译才能，与她早期扎实的英文创作不无关系。而且就连“张爱玲”这个名字本身都是翻译而来的。张爱玲小名张熰，英文名 Eileen Chang，10 岁入学时，母亲情急之下才把 Eileen Chang 翻译成中文“张爱玲”。

第二部分“不为人知的评论及其

他”，梳理收入了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及其他地区文学界对张爱玲的有关评论，这些作家和名人是，邵洵美、李健吾、关露、沈苇窗、唐大郎、赵清阁、烟柳村、宋淇、姚雪垠、柯灵、杨绛、木心等，从他们的眼中、笔下，张爱玲的个性、才情和文字如在目前，让我们对张爱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了解。

第三部分“杂录”，则是对张爱玲友人相关“张学”编著的研读。第四部分“附录”，是作者 2017 年 12 月 1 日晚在深圳市盐田图书馆主办的“山川上的中国”系列文学讲座上的演讲，作者以张爱玲的著作封面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张爱玲的著译版本和她的文学道路，一张张精美的封面图片，展示了张爱玲文学世界的广博和丰富，引起了现场读者的强烈共鸣。

通过本书讲述的许多小故事，使普通读者进一步走近了张爱玲，在流传甚广的“张爱玲不近人情”的说法之外，其实她还有温情的一面，诸如她给不相识的图书馆员赠书、赠礼品等，表现出她对普通人的关注。

作为蜚声海外的作家，张爱玲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写作、作画、翻译，甚至服装设计，样样出彩，尤其是她以文学作品本身的独特性、丰富性、前瞻性复合性，奠定了自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张爱玲的文学起步在上海，发端在上海，最初的文字辉煌在上海，可能基于这一点，对土生土长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陈子善而言，自觉地进行张爱玲研究，似乎就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这一“自觉”，陈子善不知不觉坚持了 30 多年。早在 2015 年，为纪念张爱玲逝世 20 周年，他就推出了皇皇巨著《张爱玲从考》（海豚出版社 2015 年 8 月初版），此书汇集了陈子善历年张爱玲研究之作，包括对张爱玲集外文、书信、绘画作品、笔名、作品版本、生平经历和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以及文本分析，还有他为自己和别人的张爱玲研究著作所写的序跋。这也许就是作为上海人陈子善对前辈的一份独特纪念吧！

在陈子善看来，对一位作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包括其作品、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在内的文献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因此，数十年来，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本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发掘整理出了包括中篇小说《小艾》在内的张爱玲集外文就多达 20 余篇，这些“出土”的张爱玲集外文，填补了“张学”研究的空白，对客观、全面、公正评价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子善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

总之，陈子善的《不为人知的张爱玲》既是对自己“张学”研究的一次回望，也是对张爱玲诞辰 100 周年的深情纪念，更是为今后张爱玲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